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 第二十二回 瞎追歡書呆遭呼斥 惡儼悔名士落狴犴

卻說復初正在那裡做詩，忽來了個人將他驚破。急回頭看時，千巧萬巧，那人正是志同道合簇新結交的鄭甘棠。一時不覺訕訕的說不出話來。甘棠心裡那裏不明白，也不來理他，向婦人噉噉說了幾句。婦人也笑容滿臉的答著。復初心裡又恨又愧，一股酸氣止不住從凶門衝出，想：「甘棠可惡得很，竟硬來割起我的靴子來。他既先喪朋友交情，少不得發揮他一場。」便冷笑著向甘棠道：「佳人陌路，一見如故。你的豔福無雙啊。」那知甘棠接著冷笑道：「劉先生趕車不易，拙荊還沒道謝呢。」這句話直把個劉復初驚得魂不守舍，眼前一黑，面上平湧起一重紫血，一個頭最（再）也抬不起來。又聽得甘棠拍著桌子罵那案目道：「你有腦袋麼？包定了的全廂，卻故引進人來！」

復初一聽不妙：「他是個武人，書生雞肋，不要挨上了幾拳。還是抱頭一走，拼明天再換人調停罷。」想罷，掩了面便走。

出了包廂幾步，才喘吁吁道：「對不起得很，明天見罷！」一路說，一路抱頭鼠竄的走了。

看官試想，這不是笑可噴飯的事？一個淮揚呆子，自己的老婆還保不週全，自己菲薄些才算乖了。卻偏要不甘落寞，充起世界上第一等漂亮人做的勾當來，瞎趕盲撞，竟把朋友的內眷看做輕而易舉的知己。自己鬼掩了鬼睛似的，卻翻向人家丈夫說：「一見如故，豔福無雙」，你道可笑不可笑呢？

閒話丟開，且說那婦人原是鄭甘棠平生第一個知己。看官應還記得上回說的那段縫窮豔史。這吳門校外夕陽斜倚的縫窮，便是今夜廣和樓中珠圍翠繞害劉呆子大糟特糟的將軍寵妾呢。

甘棠把劉復初嚇退以後，不覺與姨太太相視而笑，歡然聽戲。

按下慢表。

再說復初這一次的懊惱，真是平生未遇，一路搓手跌腳的自言自語道：「不該，不該！糟了。糟了！」心神惶惑的還到寓裡，獨自個人對著燈，書空咄咄，想起總是風流誤了自己，便把那在廣和樓上鉛筆起稿的即事詩撕個粉碎，向燈上燒了。

忽又記起戲園門首辜唯一笑的豐度來，長嗟道：「人皆有豔妻，我獨無。」不覺大有四顧茫茫誰為知己之感。

勉強打疊起牢愁，想要安睡，忽見甘棠排闥而入，指著自己罵道：「平日當你是讀書人，與你來往著，不想竟是個衣冠禽獸！」復初不住作揖認罪。甘棠那裡容他，一聲喚：「來！」

門外早擁進三四個兵士來，不管皂白，將復初一捆，甘棠押著直向軍政執法處。復初自己狐疑著想：「便是我行檢上差了一點，也有別個衙門來捕捉，用不到到軍政執法處啊！」因曼聲來哀甘棠。甘棠冷笑道：「你自己不知道麼，你犯的罪正大呢。」說完，再也不來理會。

那車又跑得飛也似的快，直向軍政執法處來，連自己也不知怎樣的一問一答。只見堂上坐著的雖不是青面獠牙，卻也威風可掬，把自己判了個亂黨罪名，直下在死囚牢裡。只見那自己住的房子，如浴房一般，矮矮的四週鐵欄，那鐵楞（欄）都有碗般粗。中間鐵欄上雕了一穴，一支慘綠不明的電燈閃閃的透進些光來，把自己一生的哀歡喜樂憑空勾起，只覺得四壁冤魂蕭蕭欲出。一回看見個人從鐵欄孔中送過碗冷水泡飯來。那肚子早給半生懊惱填滿了，那裡還有空裝他，便歎口氣道：「不必了！」那送飯的人在欄外冷然一笑，把那飯向地下一潑道：

「誰來受用你這種東西呢。」說完便走，只丟著復初冷冷清清的含淚靜聽。

卻聽得隔壁一人歎道：「不想今晚又平安過去了。只不知一覺醒來，這燈亮不亮呢？」又一個人道：「這燈原也徒亂人意。只到了這裡千思萬想擺脫不來，匆匆一生，付諸此燈明滅的時候，覺得著實可惡呢。」一人道：「那燈早熄一天，便是早擺脫苦惱一天。既來此地，死生已定，我還望他一覺醒來，便成異世呢。」復初聽了，不住問道：「我是新來犯人，什麼都不懂，請你們把這燈的作用告訴吾罷！」一人歎道：「你既來到這兒，還是糊塗塗的好，何必問這燈的作用呢？」

復初正想答話，忽聽得遠遠有了燈籠腳步聲，登時四壁寂靜。一盞燈籠從隔欄一挑一挑的慢慢近來，覺門穴內幾條狠狠的眼光向自己射了一回，又到別處去了。過了好一回，聽四邊寂靜了，才又向隔壁問道：「這燈究竟是什麼樣作用呢？」隔壁人歎道：「這燈啊，便是我們的運命呢。這兒監獄內的規矩，要是判完了罪行刑了，這天早上門口那盞電燈是不開的。所以雖是個長不滿三寸的東西，倒是七尺軀生死記號呢。」

復初聽了一呆，把身子冷了一半。舉頭看那電燈時，猶自慘然明著。鎮（整）一夜把半生事跡從頭夢著。一回見自己夫人同著一個不認得的老者在花園裡攜手軟語哩；一回見許多人捧著救命袍笏來說自己寵賜新爵哩；一回又見廣和樓上同鄉少婦來探監送飯哩。正亂夢著，忽聽得耳內一陣腳〔步〕聲，驚回過來，覺得眼前漆黑，再也尋不見那電光，接著便走進幾個人，將自己一抓，直抓到門外，冷笑道：「劉先生，恭喜了！」

這三個字知道明明是行刑時普通消息，不覺長歎一聲，淚如雨下道：「不想我讀破萬卷書的劉復初，一朝失足，結果如斯，死歸泉壤，有什麼面目對故舊呢！」

說時，早被幾個人擁著出去。那時秋風肅肅，星月無光，還是將曉未曉的時候，見外邊已預備著一頂竹轎，幾個攬戈荷槍的警察等在那裡。一見出來，把自己推進轎裡，咄咄喝喝直向菜市口來。一時恨到極處，也是悔到極處，神經混亂，血脈狂湧，漸漸失了知覺，頹然蜷坐在轎裡。要哭也哭不出來。

不多一刻，到了菜市口。太陽已漸漸上來了，草白雲黃，悲風撲面，知道轉瞬便要一槍畢命。都因心思亂了，翻想不起肉身上的痛苦來，將眼閉緊了，一憑他們拖扯。覺得他們先把自己手腳捆定了，又從腰內縛著根繩束，把身體拴在個木樁子上，又把自己的頭也扶正了。

正這個時候，偏那兩耳又靈活起來，聽得四邊人聲雜亂，有一個議論道：「這是絕好一種不信不義的榜樣，教天下人看見了，知道土可窮不可屈，是保身要道呢……」說沒有完，聽得一聲行刑，槍聲起處，胸前一陣火燙，不覺大叫一聲道：「我悔也來不及了！真是：